

假面具中的愛情

巴尔扎克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假面具中的愛情

巴 尔 扎 克 著
諸 侯 譯

文化 生活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假面具中的愛情

巴 尔 扎 克 著
諸 侯 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一 五 五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捌

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2

開本 787×1092 經 1/32 印張 2 字數 37,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 (6) 0.19 元

午夜的鐘聲已經響過，巴黎的一切却還在活動着；整個都在騷攘，整個都在追求快樂；這是狂歡節最後一天的夜晚^①。

萊昂·兌·泊勒伐，騎兵隊里年青的軍官，剛走進歌劇院^②的跳舞會來。在拥挤雜沓的人海當中徘徊了點把多鐘以後，沒有遇見一個相識的人，對那兩三個向他打招呼的婦女們乏味的語句絲毫都沒有理會，塵埃窒住了呼吸，熱得喘不過氣來，被所有這些蒙黑怪物刺耳不絕的尖銳聲弄糊塗了，他便撫心自問這難道是所謂快樂，於是擠到門口就想退出去了。

這時候，有兩位戴假面具的婦人正走下客廳的台階來，她們優美的姿態和豔麗的服飾都非常惹人注目；一個沒帶

① 指四旬齋戒節前的狂歡節。四旬齋戒節系天主教教會中的節日名。

② 歌劇院(L'Opéra)是巴黎最著名的劇院之一。院址在巴黎第九區歌劇院廣場。

面具、面貌和藹的男子用手臂挽着她們。一陣稱讚的聲音從她們周圍升起，一羣輕佻的年青人開始跟在她們身後，向她們說着獻殷勤的話。

萊昂也像別人一樣的跟着；好奇的羣衆都圍上來，而且越來越多了；不久，迎面來了幾個也被人跟着的出色的假面和她們會合在一起，因此，更加混亂，以致那兩位貴婦人之一，看來頂年青的那個，突然發現自己和她的同伴們分離開了；於是她向四周耽心地探望，想找到一個保護者，她的目光落在關切地跟隨着她的萊昂身上了，同時敏捷地拉住了他的胳膊。

“喂！我請求你，”她用一種動人的聲音向他說，“帶我出去，幫我找到我的同伴們。”

“遵你的吩咐，漂亮的假面；不要害怕，請跟我來，信任我為你效勞。”

於是他用一只胳膊來挽住她，另一只把擋住他們去路的一切推開，他帶她到掛鐘室^①里來了，請她坐在一張絨長凳上面，便想替她去找點飲料。

“不，別忙，”她對他說，“我沒有什麼……對於這種無謂的恐怖退縮，我覺得有點可恥。”

“但是在我，我倒滿心感謝它；托它的福，我才被你挑選來做你的保護者。”

“是的，我承認你為我幫了忙，非常感激；我還要懇求你

① 掛鐘室是大戲院里佈置得很講究的觀眾的休息室。

的保護，幫我去找到我的同伴們。

“怎么，你想馬上離開我嗎？呵！就算是答禮，也得允許我陪伴你一些時光。”

“好，算作答禮，我們來談談罷。”她高高兴兴地这样說。

他們重新就坐，彼此在伶俐而頗有趣味的言語中消磨了不少時間。那可愛的假面又提到要找她的同伴們。

“但是，”萊昂說，“你有什么同伴呢？母親，姐姐，還是丈夫？”

“丈夫！不，誰也沒有。”

“你沒有結過婚嗎？”

“我是過來人了。”

“怎么，已經是寡婦？我真替你可惜！”

“誰對你說我要叫苦？所有的丈夫是不是都很好？所有的男子是不是都很溫和？其中可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嗎？”

“呵！真會罵人！誰要是能夠在你這裏喚起比較公正而溫柔的感情，那真是千幸萬幸！”

“對一個男子，我決計不會……”

“怎么，你想使那些崇拜你的人永遠失望嗎？他們倒是無疑的……”

“我没有什么崇拜者，我剛從別處來，我這里一個都不認識。”

“一個人都不認識！呵！漂亮的假面，我第一個來奉

罢，而且永远是最最熱誠，最最忠实的……”

“忠实的，天哪！你假如再繼續用这种口吻，我就要离开你了。”

“什么？难道忠实……”

“忠实不过是人家假套住自己，其实想套住別人的一具鎖鏈。我是自由的，完全依照自己的希望永远是如此；任何男子都不能使我違背我的希望……”

“可是我，我不再是自由的，这我感觉得到，但是我並不吐苦。鎖鏈是为我们所不能阻止我爱你和希望……”

“噯，不，不，先生，我一點都不要人家爱我，我不要人家同我說这种話，尤其是希望……”

“但是，你这殘酷的假面，不可捉摸的假面，你究竟要什么呢？我至少要怎樣才能得到你的憐憫呢？”

“要不瘋狂，不熱愛，不把自己所感到的一點加以誇張；你想用幾句極浪漫的話，一點假裝出來的溫柔，叫一个有理性、有主見的女子變更她的計劃；要順从，謹慎，有耐心，等我的念头十分固定了，我的主意堅決了，那時候或者……”

“那時候或者？……可愛的假面，完全說出來罢，宣告我的命运……我听从，守秘密，歸順，有耐心，我一切都答应……”

在这样說着的時候，萊昂月燃燒着愛情和希望的眼光注視着這張固執的假面具；透過那面具，有兩只又大又黑、深黑而晶亮的眼睛，顯出一副冷靜仔細的神情在打量

着他。

她並不注意他剛才用來表白那熱情的語氣，繼續用一種親切的態度說道：

“這根緞帶，英武的標誌，證明你在軍隊中服役，是不是？”

萊昂，被這冷靜怔住了，只能用一個肯定的點頭來作為回答。

“哪一隊？”

“我是騎兵第六隊的隊長。”他不大高興地回答。

“你是在假期中吧，也許是的？你的家在這城里吧？”

“不，我的家是在遼遠的外省，清白而安分守己的，不過，不十分有錢，我同我的隊伍開來此地。像你一樣，我在這里一個人都不認識；像你一樣，我是自由的，無拘無束的。偶然的機會把我引到這里來，好像就為的是要使我一下子失落我的靈魂，我的自由，我的安寧……”

“更為的是在此地找到一個殘酷的女子，一個不知恩的人，是不是？……這些原是用慣了的大話。但我對於有時是這般善意的這個偶然的機會却公正得多了，我開始相信它在我們的接近上為我盡了不少的力，我感謝它將賜給我生命中所缺乏的那唯一的幸福。”

“可敬愛的神秘的夫人，但願我能跪在你的面前，並且在那兒發誓：從今以後，感恩而且卑下的萊昂·兌·泊勒伐為了報答這樣一個甜蜜的自白，他什麼都願意去做哩！”

“一個自白！”她說道，“呵！你把那些話看做一個自白

嗎？還找得到比這些男子們更誇口的人嗎？”

“對於怀着这么大的熱情所希求的東西怎么不吹几分呢？……可是，輪到我，我究竟可不可以知道这个好尋我開心的誘惑者是什麼人呢？我能不能夠揭開這張向我遮住面貌的可嫉妒的假面具呢？”

“恐怕沒有那麼方便吧。”

“呵！我只要能夠瞻望你的尊顏一剎那，並且能在那上面領會到……”

“你不能在我的眼里領會嗎？”

“你的眼睛是迷人的，但假如在那兒添上一个溫和的微笑有多好啊……”

她立起身來了，隨即用一種較為嚴峻而冷酷的音調說：

“不，你永遠不會見到我，永遠不會認識我，而且關於我的事情一點都不會知道。”

萊昂楞住了，過了一會兒說道：

“誰見過一個比你更奇怪更任性的人呢？太太，我再打擾你更久些也沒有用了。我知道，你要去會你的同伴們……這須得去找她們……”

她對於他的氣憤並不介意，却打斷了他的話頭，帶着一種幻想的音調發問：

“萊昂·兌·泊勒伐，這是你的名字，是不是？騎兵第六隊隊長？你在这城里還待些日子吧？”

“唉！關你什麼事呢？殘酷的，你既然不想再見我了，既然……”

“但是你怎么見得我不想再見你呢？难道这样的几句话就擾乱了世界上这些聰明人的判断力不成！……我是很想再見你的……”

“噯！我的上帝，我親愛的，你怎么样啦？”一个女子的声音在他們背后叫起來。“我們找你已經兩個鐘頭了。”

这是那位漂亮假面的女友同她的舞伴。大家重新見面，彼此略为談了一些当夜所發生的意外的事情。

“我真疲倦和厭煩得要命了，”剛來的那位貴婦人說，“我求求你，我們一齐走罢！”

“我很願意；我相信我在此地也沒有什么事情要做了。”

“怎么，这样早！”萊昂叫道，“至少你總得允許我陪伴到你上車子啊！”

她接过了他的手臂，於是他們跟在另一对的后面。

“呵！我請求你，”萊昂繼續說，“把剛才非常不幸地被打断的那句好話重說一遍罢！就是我們再見的問題：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請你想想在一刻之內我就什么都失掉了，除了這番記憶；你不給它添上一點希望嗎？……”

“那麼，你不發脾氣了嗎？”

“別開玩笑，發點兒慈悲……你立刻就要溜走……叫我怎麼能够？……”

“好，我在 Mi—Carême ① 那一天的跳舞會里是可以再來的。”

“三個星期！偉大的上帝！這對於我是三個世紀呀！”

“是的，三个星期！或者永远。”

“等到那时候，我一定会焦急和厭煩得要死的。”

“这样会把我的計劃完全打乱的。”

“你的計劃？……”

他們已走到門口；一輛馬車正向前駛來，夜晚使人辨別不出它的顏色和它的牲口；一个黑僕人把車門打開。

“至少，希望你，”萊昂接着說，“可憐可憐我的痛苦吧！”

“我相信我会想念你的。”

說完了這句話，她便輕捷地登上了裝飾得很華麗的四輪馬車，接着，馬兒就像電光般地奔馳去了。

萊昂目送着這輛劫奪去了他新獲得的對象的車子；過後，他不想再進跳舞會了，便回到自己的住所，頭腦混亂，心情很激動，夢一般的想念着這樁偶然的事情，並且責備着自己為什麼不用一點方法來把它延長。

“但是这个迷人的神秘的女子，”他自言自語道，“究竟是什麼人呢？她那高貴而端正的樣子，她那驕傲而莊嚴的態度，要設想她是一個不正經的女子是不可能的……可是她想做什麼呢？她為什麼鼓勵了我又拒絕我呢？她有計劃，她探聽我生活的底細；和我碰見，在她居然可以成為一種幸福……然而我却永遠不能看見她，永遠不會認識她！……也許她只想尋我開心……呵！假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也懂

① Mi—Carême 是指四旬齋戒節第三週的星期四，離狂歡節有三個星期，那天定為遊樂日。

得怎样報復的！……但向誰報復呢？怎样報復法呢？她可以不再到跳舞會來了，我或許會永遠找不到她了，……這未免太可惜啦，她確實是很可愛的，……她那輕盈窈窕的身段是何等動人！她的眼睛是何等美麗，她的聲音是何等悅耳！在她的談話中是多麼的富有才情！……這三個星期將成為無窮無盡的了！……不如利用這些日子來尋她，找到她……呵！還是早點睡覺罷！……”

可是萊昂怎么也睡不着覺；爲了開始他的追求，他很早就起床來。

二

第一個星期，他毫無休止地走遍了馬路、商店、熱鬧場所以及有玻璃窗門的地方，跟着那些使他想起他的不相識者的模樣來的女子們，犯了無數次的錯誤——差不多全是些失禮的言行，除了他自己都承認這是白費力氣而外，便毫無結果地過去了。從第二個星期起，就有點灰心了；在第三個星期中，他便開始問自己，是不是還要給一個也許是為了作弄他而故意在躲避他的撒嬌者去做玩具呢？正在這時候，他接到了這樣一封簡短的信：

兌·泊勒伐君一定會記得星期四早上一點鐘在歌劇院跳舞會里掛鐘的下面有人在等他。

讀了這紙條，他所有的希望又重新點燃了。在指定的

那个日子，午夜的鐘声响了的時候，萊昂早就坐在那掛鐘下面了，完全浸沉在一种充滿着爱的焦躁和強烈的好奇心的激動之中。

好容易挨过了这个漫長的鐘點，直到那穿白色開口舞衣的可愛的人兒輕輕地走來的時候。她放慢了步子，讓那些同她一道來的人走在她前面，然后，點了點頭，接受了奔上前來迎接她的萊昂的胳膊。重見她是甜蜜的，心裏充滿着希望和幸福，他一面溫柔地緊挽着她那只圓潤的手臂，一面使用動人的詞句滔滔不絕地敘述他所忍受過來的痛苦，他那些毫無效果的追求，他的思慮，他的焦躁。她冷靜地傾听着，突然，打斷了他的話頭。

“我的日子可比你的好過得多了，”她對他說，“因為我所要知道的關於你的事情，很快就得知了。”

“關於我？”

“是的，不錯；我打聽到了你對我說的確實是真話，而且我又聽說你是受到你長官們的器重和部下的愛戴的。人家還說你即使對待婦女也老老實實，履行你答應她們的話。”

“這不過是我的本分；還是談談我的幸福吧！你真的想過我么？也許你對我的命運十分關心只為的是希望我值得你敬重，因此你想知道……”

“是的，不消說，這對於我的計劃是很有益處的。”

“呵！你的計劃，可以讓我知道么？我請求你，可愛的假面，統統說出來；對於這個心靈早已被你佔領的，只要你說一句話，便可以永遠獻身給你的幸運兒，用不到有什麼不

信任。”

“这样真使我懊惱了！”她感嘆地嚷道。

萊昂半晌不出声。

“呵！”他終於說道，“停止这个惡作剧吧！为什么用这忽而冷酷忽而温和的手段來磨難我呢？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跳舞会了，你別再想溜走……我釘住你的脚步，不断地跟着你，直到能确信再見到你，能在你跟前吐露我的願望，我的衷情，並且從你那里知道那是些什么計劃。”

“唉！不，不，不，預先要使我确信你的溫順和你的謹慎才好；我有几个先决的条件，要得到你用名譽担保的諾言，用你的簽字向我保證实行它們。”

“我用名譽担保的諾言！我的簽字！”萊昂重複地說着。他很奇怪她對於在歌剧院跳舞会上的來往，也採取这种深思熟慮的謹慎和莊重的态度。

他注視着他的女友，她是侷促不安的，像在幻想着什么似的；她的胸脯顯然因为激動而起伏着，他彷彿覺得看到她假面之下的臉漲紅了。她这方面呢，她窺見了他露出遲疑和拿不定主意的样子。

萊昂自以为有使他下决心的可能了，便变的越發情急，熱辣辣地說道：

“可愛而不可解的人啊！好，算數，我一切都應承，我把上次跳舞会里訂立的誓約重說一遍吧：要服从，溫順，謹慎；我尽先接受你的这些条件，只要在報答我的時候能够讓我得到令人醉心的再見的希望，並且最后能佔有她……”

“是該那樣，”她心不在焉悄悄地說，這與其說是在回答他剛才向她說的話，倒不如說是在答覆她自己心里的話。

可是萊昂只留意到能够激起自己感情來的那種口氣。

“呵！我太高兴了！”他叫了起來，“來，可敬愛的陌生太太，跟着我跑出這個討厭的人羣，讓我好好的高兴高兴吧！到了那邊，容許我除掉你這張討厭的假面，接受你的命令，而且可以比在這兒更自由地表達我的情懷。”

他一面說着，一面溫和地拉了她走；她却突然停住了，縮回了她的胳膊，重新現出那副在她彷彿是很自然的驕傲的態度來，並且用一種沉着冷酷的音調向他說：

“你這種想法是大錯而特錯了，兌·泊勒伐先生；你那種輕浮的感情和無用的表白傷害了我，使我感到不快。請你相信我，我絕不是像你大胆地臆想的那樣的人物，我有資格從你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敬意。我雖然極願意原諒你這種過失，因為我承認我的獨特的行為會使你發生誤會，但你必須照我所說的去辦：明天你可以得到我的音信，你就會知道我所決定提出的那些條件；在那以前，要有耐性，並且等候安排。”

說到這里，她便投身到人羣中間去，想要溜走，他連忙跟了上去。

“不，我不放你走，”他叫起來了，“你不要這樣子離開我，硬心腸的人啊！你燃起了我的熱情，激起了我的相思，然後拋棄我……”

“送我上馬車！”她用一種命令似的口氣對他說。

他捏住了她伸給他的那隻手，便又開始他的苦訴和祈求了，但終究不見效果。

忠實的黑僕人已經站在門口；那陌生女子匆忙地奔上了她的車子，同時對萊昂說：

“明天見，請你信賴我所答應你的話。”

“至少，總得允許我陪你一同去！”他大聲地說，並準備跨上車旁的踏板。

“把門關上，走！”她用力地喝了一聲。

她的命令馬上被執行了，於是萊昂又一次眼看自己的希望隨着那個引起這些希望的女性一起消失了。

三

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萊昂第二天等待得多么心焦，他幾次三番跑回寓所去看信是否已經來到。當人家把信遞給他的時候，他的快樂真是難以形容！但是他讀了下面這些字句以後又是何等驚奇。

兌·泊勒伐君昨天顯然很盼望再見那位在歌劇院跳舞會里會晤過的穿白色開口舞衣的貴婦人。爲了得到這種恩惠，他早已聲明過不論她要求他做什麼他都願意去做的。

下面便是他能够希望獲得他所懇求的事情的那些條件：

一、兌·泊勒伐君明天半夜裏應該待在家里：有个

他曾經見過面的可信託的男子來領他坐上一輛路旁雇來的馬車，這車子便載他到他的目的地去；不過兌·泊勒伐君必須同意人家蒙住他的兩只眼睛。

二、他對他的向導不准發問，並且休想行賄（何況這是徒然的），必須順從地听憑引導。

三、他必須保證不出聲，不吵鬧；對於黑暗不大驚小怪，並且絕不要求和他相會的女子打破那早已由她決定了的肅靜。

四、過後，他的向導重新來領他的時候，他必須跟他出去上車子，從那邊到他的寓所也要保持同樣謹慎的態度。想要知道人家為什麼要他這樣做，那就得耐心地等待人家在立誓之下允許給他的說明，不作無謂的探索的舉動。

五、假如兌·泊勒伐君接受這些條件，他便可以在這信紙下面寫明他願意遵守它們，並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把它套入信封，放在自己的門上，會有人來拿去。

讀完了這封怪信之後，萊昂非常驚奇，兀然不動的站立了好久，沉陷在一大堆的思考里面，被千百種矛盾的情緒苦惱着。

他怎麼找得出這個出人意料的條約中的那種煞費苦心的防范和預許給他的啓示有協調一致的地方呢？他那陌生女子高傲而冷淡的性格怎麼能夠跟這樣的約定相稱呢？

他再三地對自己說，除非是瘋狂而又輕率到了極點，才